

道光遵義府志

遵義府志卷四十七

雜記

事有各門遺載者亦有不可錄入各門者茲並採摭
成一卷以備方訓以佐稗官雖曰志餘不敢忽也
樂子正寰宇記載施州城東南有竹王祠卽夜郎侯
祠也華陽國志云竹王興於遯水初有女浣於水濱
有三節大竹流入女足間推之不去聞有嬰兒聲持
歸破竹得男長養有武才自立爲夜郎王以竹爲姓
按任昉述異記所載與此同水經注云女子斫竹節
植地成林又云竹王以劍擊石出水一統志云宋崇

寧中詔賜竹王爲靈惠侯焉魯論孔子不語神怪茲
非神怪哉然墳羊鯢魚紀在往牒孔子非不知也特
不語耳余嘗刪元史至列傳已而忒的斤有論焉論
曰余讀亦都護傳而歎太史氏傳疑也亦都護勛業
之隆三尙公主子孫世襲高昌王盛矣史稱其先世
產於樹瘦異哉此與夜郎之祖產於竹中何異况哀
牢觸沈木而懷姪高麗感日精而卯生皆有母道何
足訝乎

江漢叢談

王蜀有劉隱者善於篇章嘗說少年賁蓋部監軍使
書案於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路細不通乘

騎貴賤皆策杖而行其囊橐悉皆差夫背負夫役不到處便遣縣令主簿自荷而行將至南州州牧差人致書迓之至則一二人背籠而前將隱大籠內掉手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絕高絕深者日至百皆用指爪攀緣寸寸而進在於籠中必與負荷者相背而坐此卽彼中車馬也泊至近州州牧亦坐籠而迓於郊其郡在桑林之間茅屋數間而已牧守皆華人甚有心義翌日牧曰須略謁諸大將乎遂差人引之衙院衙各相去十餘里亦在林木之下一茅齋大校三五人逢迎乃至於是烹一犢兒乃先取犢兒結腸中細糞

置在盤筵以飭夾調在醯中方餐犢肉彼人謂細糞
爲聖齏若無此一味者卽不成局筵矣諸味將半然
後下麻蟲裹蒸裹蒸乃取麻蕨蔓上蟲如今之刺獐
者是也以荷葉裹而蒸之隱勉強餐之明日所遺甚

多

通志

順治元年八月賊略彭縣邑趙姓妻官氏威遠人賊
屠縣氏先將數女縊死後自縊

碧

丹稜學博何修云天啟間蜀大旱遵義守令集黃冠
禱雨拜章者伏地彌日及起守詢之云上帝召天下
都城隍議事章出甚遲問議何事云戰場始陝西至

崇禎初年秦中賊果起脩明季遵義人

蜀碧

李霖寰大司馬征播楊應龍敗逃固上李公以大砲

攻之楊裸諸婦向砲砲竟不然此受厭也

物理小識

陳啟相手爬崖記道無非險也而蜀稱最最尤在於

夜郎一境今自遵距蜀邑之仁懷八百里許峰高廻

日澗邃根雲割愁繫悶水石交橫一線蜿蜒曲折鉤

窟杳冥目不暇瞬足不暇蹠當八百里之平地名手

爬崖耳之雖令人笑卽亦不寒而栗矣道無非險也

而名以手爬異哉莊生之言曰足踐也足之所不蹠

謂爲善博者恃有餘于地茲獨不任足而任手豈惟

足幾不欲有其目與膝之爲累寄我愁心除是隨風
直到一鳥身輕噫歔歔巨靈一掌開法手印後皆以
五輪印印之誰敢不然將行旅人悉化宮人是曰魚
貫化面壁是曰蝸觸化卦影是曰艮背名之之義無
乃然乎豈無一人能撒手者覺不爬不得也聞昔大
將軍省吾劉公會一經理久乃頽壞過者苦之歲壬
子余奉簡命協鎮遵土目觀太白蜀道難一篇已爲
是描畫矣有羽衣照空者銳志募修始壬子歲之六
月訖明年之九月乃竣道闊丈有二尺磴級凡百三
十有奇行李安穩莫不欣快如禍難忽平如病悸忽

壯如陸地遊仙如禦寇十五日往來如鳬舄如雲間
老萬回也乃知世間事藏至夷於至險之中伏至樂
於至苦之後天地設險人功自神手持爬崖三字一
旦拱手告別直誦之曰王道蕩蕩王道平平是不可

不記

按此文係代作中似有缺脫處見平水集

夜郎採楠碑記天生楨幹之材以備隆棟之用而

國家時簡勝任者取之然得之匪易奇偉之產遙遙生
于環山疊嶂絕跡罕到之鄉如幽人碩士之藏用待
時隱處槃澗也採取者恒憂憂乎難之我

世祖章皇帝統一海內創業垂統追

皇上纘承丕基作述廿有餘年聞風向化識水來王者卽殊
方絕域咸稽首闕下而堂構尚仍卑陋非所以崇
宸居壯觀瞻也在部檄屢下而諸郡率以不材之木應余
思楚材晉用豈屬在版圖而可使清廟明堂之物委
諸草莽乎爰具疏自任卽蜀道難亦所不恤陟巉崖
履嶮巖研踵於豐草長林間舍輿而馬舍馬而步甫
兩閱月得大木百有餘株以之充梁棟而資巨任豈
復有遺材耶使當事之遴才者果如余之周爰諮諏
實心採訪或亦不至有淪落之嘆也疲黻之暇特援
筆而誌之一片石

見舊四川志藝文未載撰人名據
云作述廿有餘年則齊縞枕爰

勸之
役也

藜草卽燭麻黔蜀有之生於籬落溪厓間葉類麻多
毛刺螫人手足腫痛至不可忍杜子美所謂草有害
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是也不
知者往往爲其所中比其毒於蜂蠆蝎蝮殆不爲過
鉏而去之置諸水中勿使滋蔓所以遠惡也然土人
采之灰以沸湯則可已瘋亦可肥豕世固無棄物哉
以章子厚而治軍以韓侂冑而傳旨非盡無濟顧用
之者何如耳宋祁益部方物志於燭草亦云葉能螫
人有花無實冒冬弗悴可以祛疾古人謂是草堪醫

信哉

羊桃藤吾嘗讀陸元恪之書而未之識也一日將治南堤患其石之不固匠氏持累蔓至白余曰用此之汁以合石粉膠漆不啻也問其名則爲羊桃藤因憶陸云萇楚今之羊桃引蔓似藤今人以爲汲灌爾雅云萇楚鉋芑羊桃也鄭箋云萇楚藤生子赤一名鼠矢又云鉋芑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似又與陸說左矣陸佃云萇楚今羊桃白華子如小麥葉與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也一曰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焉此

但言其子實根蔓耳而未及其巢之用也陸氏亦但謂其可爲汲灌而未及於固石也夫石堅確而畸零乃以柔蔓之液遂能締合而成交宜詩人之見刺也獨念牛羊之用多矣旣以名棗又以名桃而果赫之細又曰奶櫻桃之別爲牛桃芡之名牛蘄藟之名牛藻蔞之名牛棘藟之名牛薺義雖無取而其稱則恠矣故箋之

雞墪負苞之族肉芝之遠裔也一名蠃奪所生之下多白蠃氣所蒸也秋七月生淺草中初奮地則如笠漸如蓋移晷則紛披如雞羽故曰雞以其從土出故

曰堦種有二惟紫者可茹白能傷人蓋竊其似以亂真不可以不察也又有肥瘠之殊肥者味厚瘠者薄理固然也蹲而采之來歲可再得立則否然亦視其雨暘之愆若爲羨耗以之充庖甘鮮殊可悅熾而藏之膏而漬之漬以永昌蒙自爲最黔則普定所產味不及滇埤雅引莊子雞菌不知晦朔集韻埤土菌也鳥飛而斂足菌形如之

刺梨埤生蔓葩秋實幹如蒺藜多芒刺葩如荼蘼實如安石榴而較小味甘而微酸食之可以已悶亦可消滯漬其汁煎之以蜜可作膏正不減於梨楂也然

亦有貴賤辨之單者土人以之插籬而代槿胎之重
者名爲送春歸春深吐艷大如菊密萼繁英紅紫相
間而成色實尤美黔之四封悉產移之他境則不生
豈亦畫疆之雉過淮之橘耶又普定烏撒黎不下建
陽宣城亦有黎膏佳者不下河間

武侯錦用木綿線染成五色織之質麤有文采俗傳
武侯征銅仁蠻不下時蠻兒女患痘多有殤者求之
武侯侯教織此錦爲臥具立活故至今名之曰武侯
錦

斷腸草叢生根如商陸葉類蓼而大莖有節當心抽

花藥數十作穗花淡紅色久漸赤子離離似桑甚黔
地多有之署園中百叢也紅鬢內艷頰牙外標華橙
之映翠幕丹璫之厠碧瑤當不過是初至未識其名
有焚兒自尋旬至始呼之毒能斷腸可賊也辛未夏
雨過忽來小鳥止於穗間羅之綠衣鳥距似倒挂么
鳳軒輕才五銖極可玩籠之三日焚兒曰此斷腸鳥
也嗜啄斷腸花子采而飼之可久活試之果然

蘆笙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爲之其中
空以受簧是爲匏笙女媧氏之笙也記曰絃匏笙簧
黃帝命伶倫截嶰谷之竹雌雄十二以象鳳凰之鳴

形似鳳翼故又曰鵝笙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笙謂之和又云笙之大者曰竽則又可稱竽笙矣鹿鳴之什曰吹笙鼓簧笙必有簧猶喉之有舌也語云調鳳管炙鵝笙簧必炙而後鳴物必賤而後生也古之善吹笙者王子晉緱山之事杳矣不意得之蠻荒每歲孟春苗之男女相率跳月男吹笙於前以爲導女振鈴以應之連袂把臂宛轉盤旋各有行列其笙截竹爲管者六通其節而櫛比之長者四尺以次而殺短至三尺參差若羽竅其短者孔六以達於長以指捫之若撚笛然而又截竹徑尺衡縮於六管之銜而吹

之一呼一吸聲若駕鵝之嘹漢每至看場旣圓歡情
欲治則遲其聲以媚之長管之上冒以匏短管之中
置以簞簞用嚮銅爲之恆用火炙亦古制也前人詩
云管清羅袖拂響合朱唇吹人情應節轉逸態逐聲
移苗俗固不媚音律而其應節之轉逐聲之移則又
善於形容也

以上
黔書

明議定四公祭禮詳文欽差整飭遵義兵巡道四川
按察司副使孫爲祀典事據遵義府呈據遵義縣申
奉本府信牌蒙道紙牌照得功臣將軍劉綎昔年以
平播開疆此方士民爲之建祠肖像以伸尸祝之意

蓋有日矣今耆廟貌日新俎豆尙缺非所以崇德報
功也况劉帥近以援遼暴骨沙漠天下共嘉其忠勇
由前則有展疆拓土之勞由後則有捐軀血戰之績
撫茲故里或亦忠魂所棲而曾不獲一血食之報於
祀法以死勤事之義何居焉今查議等因行府仰縣
卽於堪動銀兩內酌議祭需牲帛等項每歲春秋吉
期陳設本帥生祠該縣親詣致祭有無妥便逐一議
確明白具由詳府以憑呈詳本道轉呈兩院著爲定
例施行奉此又奉本府信牌爲祀典事蒙本道紙牌
照得崇德報功自是盛典遵義開創在事功臣除劉

公家廟原設有家丁看守近行該府議設祭祀外所有總督部院王李布政使崔三公祠在桃源洞東林寺向無祀典已經通行查議去後及查本寺住持僧人宋應宗等二十一眾看守本祠香火原無常住看得三公祠宇非責成住持典守日久必致傾圯然各僧無恆產則去住不常非所爲永久之計合行查議妥確具由申府以憑覆議轉呈本道施行奉此該縣署印本府推官熊廷相看得長垣李公新城王公獲鹿崔公江西劉公皆以文武壯猷或以開先或以善後其功烈垂於新疆不朽播之士民祠文臣李王崔

三公於桃源洞東林寺右其武臣劉公別構一祠於
時廟貌新宏四公明神有棲而後之人亦旣快瞻依
矣惟是草昧之區芬苾未舉崇德報功之典謂何今
蒙本道議設祭禮誠爲亟務相因於裁省把總陳頌
給內動支銀五兩五錢二分買備祭需牲帛每歲春
秋二仲陳設兩祠縣官如禮行事庶於明德馨香有
報而於國朝祭法合矣本府知府杜天培覆查開款
冊報前來本道未敢擅專擬合通詳爲此具前由同
祭需價值文冊呈乞照詳施行萬厯四十八年三月
內呈詳撫院饒批每歲於裁省把總口糧內照數支

備辦致祭其三公焚獻僧常住田土聽該縣查給另
報此繳按院吳批四老先生之英烈宜崇祀以昭典
禮裁省口糧如呈動支著爲令繳

心齋隨筆

一件軍務事石社宣撫司申稱奉調土兵三千赴重
慶城西劄營竊念本司兵力不當一面之寄再請調
二三千隨分一路前驅搗巢由詳批據申不但忠勇
過人亦且機宜諳練土司中得一馬千乘足可當勝
兵數萬本部院深所嘉賞仰將該司健兵再整三千
聽候調發此繳一件繳賞辭糧等事石社宣撫司申
本司護印正妻秦氏將兵道賞銀二千兩繳道并請

前後土兵五千三員名支給糧餉外外報効兵二百
六名不煩概給由詳批土司兵多有虛名冒餉者秦
氏以一婦人能捐資給兵辭賞報効此其賢加人數
等矣仰巡上東道先動銀六兩打造銀牌一面上書
女中丈夫四字給之以示旌異待有功之日將其夫
妻並薦於朝另有異恩繳

平播全書

楊應龍小妻田雌鳳乃白泥司人其壻田駟卽雌鳳
之族駟母單氏旣寡石砭宣撫馬徽娶爲妾單嫁兩
月卽生駟後雌鳳欲以駟改名千駟占徽子千乘石
砭地方不遂其志駟旋被僞軍師孫時泰誤射死千

乘卽秦良王夫也征播之役良王夫妻功極多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初二日賊乘官軍宴飲夜襲之良王以所佩劍屢鳴速報大營千乘自宴席馳歸同良王邀賊鄧坎禽應龍征東將軍吳尙華乘勝盡破九股生苗奪金筑七寨逼桑木關取之應列戰功第一彼時若無良王大軍被襲失利大矣李于田平播疏中毫不敘及二人何歟

節錄明戶科給事中某奏事云楊應龍負固不服執政貪其重賄與之交通如近日綦江捕獲奸人得所投本兵及提督巡捕私書其餘四緘及黃金五百白

金千虎豹皮數十不言所投臣細詢播人始囁嚅言
曰求票擬耳夫票擬輔臣事也而使小醜得以利動
哉

遵義協署右有蓮池四面石欄有乾隆八年副將周
重修等字池中一亭懸碧水晴空扁欵癸卯林鍾月
北平劉明智題今亭已毀明智以何時任無考矣
魏相字公輔甘肅鞏昌府靖遠縣人祠在祝釐寺側
塑像奉之其碑文係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九月唐廉
撰漫漶不可識門上式昭顯德扁欵康熙己丑乃相
重修大士閣全屬官兵獻大士者後以懸之相祠殊

誤

蹇達平播碑記序事較他書特詳中間監督紀功諸人亦有他書鮮見者謝詔江西人王應麟龍溪人程正誼永東人史旌賢江寧人沈繼文吳江人傅良諫臨川人並進士

楊端太子少師令狐滈中軍左護衛將軍成展中軍右護衛將軍羅瑩後軍鎮武總戎楊威前軍副元戎安增將軍並同時入播正安草志七大姓楊端太原陽曲籍羅瑩撫州宜黃籍令狐滈太原籍成展交城籍楊威安增皆廣平清河籍一則鄭姓原籍鳳陽府

岐山縣乃鄭畋之後先入播州志言畋長子開成蔭
邊鎮職四子開龍官淮南節度使後亡於後唐以下
傳寫脫誤似是開龍娶朱溫女生子鄭昌生者考昌
孫於府志省志言禦元兵保境有功是宋末人如五
代時別有鄭昌生則草志不應於昌生名下序及禦
元兵事大抵平播者或卽開龍或開龍之子而昌孫
不知爲開龍幾代孫矣

萬厯二十八年正月初二夜石砭馬千乘秦良玉奪
取楊應龍七寨曰金筑寨青洲嘴寨虎跳關寨明月
關寨赤崖關寨清水坪封寧關皆在桑木壩山諸關

外爲生苗所守一夕中盡取之

馬千乘殺僞軍師孫時泰秦良玉禽田駟妻楊二公主在賊破綦江之後正月初二夜千乘又擒吳尙華其勸應龍因宴劫營尙華計也幸良玉警覺未墮其狡耳

杜猗蘭在西安遇鮑道人者一見卽語云君何爲來此宜速去明年奏對辭須爽剴時雍正元年次年會試下第後

特旨揀選五省効力人員猗蘭引

見以雲南知縣補用始信道人果前知猗蘭蓋以前署守胡

期恆時任陝藩招往西安也

乾隆初年郡城諸生李相廷等請乩於插旗山王靈
官降筆書云一聲霹靂山河震城隍使者亦心驚直
胆忠心扶上帝功在山河德在民有武生姚文明者
傾險人也聞之潛往偷窺乩忽書惡人至矣眾問誰
書姚某何不前眾乃知強姚前跪姚不肯挪揄曰汝
輩又假弄邪神乩復書指姚隱事云且受我一鞭姚
卽覺右肩擊一下馳歸大痛厯十二年不愈以死
駱元賓之祖王圖自序其家世云駱賓王之第三世
孫共三人長世華次世芳次世榮世華於唐僖宗二

年受封珍州長官司從浙江義烏縣遷珍州居世芳
遷蜀西隆昌縣世榮遷蜀東長壽縣世榮第二十三
世孫名武明末由長壽籍中武進士歷任貴州敷勇
衛指揮爲皮熊所害妻戴氏亦以罵賊死時武之子
奇雲在襁褓有義僕竊逃入遵義避難長娶周氏其
孫卽王圖則世華唐人也宋之大觀中獻地者必是
其後幾代孫通志以世華爲宋人且列之鄉賢未詳
考之誤

按大觀二年駱世華與駱文貴獻地明載於宋史
徽宗本紀龐恭孫傳及李攸宋朝事實此等大事

在當時必有獻土章奏事案並非鑿空撰此人名
豈有正史實錄不足據而反信無徵家譜者又唐
元和二年已廢珍州長官司非唐宋官制謂世華
於僖宗時受封珍州長官司亦非事實或駱丞避
禍時子孫逃之荒裔其家相傳失其世系後遂以
著在史冊之世華傳會之耳而不知與史文舛也
因事涉名流略考正之

遵義九呂灘乃石砭女土官秦良玉率其族將秦衍
祚敗奢賊處

府城北門外溪上路側有石刻在城臥龍坊高傑之

妻司氏拾銀十兩五錢用修石路數丈云云係萬曆十九年辛卯十二月立

貴州黑神廟通祀南霽雲按四川簡州黑神廟祀宋州牧李大全廣西省城黑神廟祀平章也兒吉尼是有三黑神矣遵義通祀土主不定爲何人

按遵義祀土主與川主藥王稱三聖鄉城以爲重祀不知土主何人或曰任貴也愚考祀土主特四川之俗遵義本蜀地故同而土主亦隨地異祀巫山縣祀知縣李鎮修雅安縣祀漢邛穀王任貴天全州祀李真人濛陽縣祀韋皋銅梁縣祀趙延通

江縣祀洋州刺史李繼賢儀隴縣祀晉張英彭縣
鐵峰祀姚萇其廟皆名土主廟謂遵義祀者任貴
前籍無明文恐談者僅知雅安之祀而實之也

錄
發室

英佑侯廟府志謂祀蕭日軒通志於思南府壇廟下
亦云按明景泰四年九月封蕭天任爲靈通廣濟顯
應英佑侯天任乃伯軒之孫茲以天任封號移加伯
軒且誤伯軒爲日軒何也

郡城外大悲閣肇建於唐之乾符二年中有昭武元
年戊午孟冬所鑄鐘昭武吳逆僞周年號戊午乃康

熙十七年也

相傳桃源洞爲三丰寄跡之所又傳張仙來去隱現
言人禍福救人災厄曾於城中遇一少婦突以手搏
其頸口齧之旁人怒欲捶張張釋手曰可惜繩猶一
股未齧斷未幾婦縊死果以雙繩作續紐其一股掙
斷以一股畢命人始知爲真仙然談者不實指爲三
丰予閱洞口一刻云或賣癡來或賣顛無人識我是
真仙若人要問家何處止在桃源洞口邊歟本仙張
三丰題與父老相傳僅異數字則三丰之寄跡桃源
確矣

桃源洞口有江東童仲愷二詩一碑童嶧縣武進士
萬曆時都指揮使天啟元年與陳策秦邦屏並死瀋
陽之難洞內刻詩有陽山周志偉者安義人由進士
任嘉靖時四川按察司副使

明史順治乙酉同史可法死難揚州者有遵義知府
何剛字慤人上海人崇禎三年舉人未赴任而投井
死

劉超天啟間以征安邦彥功授總兵按超跋扈狡坐
罪免官上疏言兵計陳新甲用爲河南總兵以私怨
殺其鄉官御史魏景琦一家三十餘人據城反巡撫

王漢討之聲言招撫計洩爲所殺旣而超伏誅傳首九邊據明史超爲四川遵義總兵其叛而降也緣與馬士英相識

康熙中正安知州汪曾垣曾於遵義審妖案蓋何姓田積石俱滿控不能決曾垣祈於城隍約助冥役四人旋冥役械妖至曾垣坐公堂惟喝令速速改過以筆書空作判結冥役旋開鎖釋去時縣役中惟一人見之是夜何氏田中之石盡不知所在亦一奇也

通志萬曆十九年楊應龍屠妻張氏按應龍疑妻張氏奸淫出之已而飲田氏兄所乘醉封刀取張并其

母首屠其家乃萬曆十五年事

貴州通志崇禎己卯科有遵義舉人謝繼宗四川舊通志有謝傳芳名在繼宗上俱云遵義人未知同科否

郡城大士閣又名萬壽寺康熙甲午署知府胡期恆

設義學其中延杜公思賢主講

以上心齋隨筆

李鳳翱土主考土主任公名貴不知何許人西漢末越雋太守也按黎州志州有靈應祠祀任貴宋薛綬記曰任侯殺王莽郡守枚根自領太守光武使任彭平蜀遣使迎降有忌功者讒害之貴以冤死史臣不

爲力辨使其附漢之志不明爲可哀也雅州志曰順
靈應廟者俗名土主廟祀漢邛穀王任貴貴仗義秉
節有惠于民邛人德之歲祀不乏明一統志東漢建
武時封貴爲國王公廟四川各府州縣有之遵義舊
隸于蜀故祀其神云

黎安理記遵城水嘉慶辛酉春長子恂遊庠余送之
郡謁先師釋菜是日天朗氣清夜闌寢矣至丙夜雷
電大作猛雨翻盆屋瓦磔磔格格幾欲塌而不能支
驚起則被褥盡濡電光所燭見室中水已深尺餘而
雷雨更甚如天崩地裂澎湃奔騰水不及簞僅寸許

滿城喧呼號哭闐街巷余黑夜立水中直不知猶
在人世延及曙街水尙數尺乃知水由水井灣半坡
暴漲而下衝決當踰房宅淹捕署近一丈逕天后宮
倒磚壁橫流大十字合西門溝之水盪大街倒藥王
宮甃壁毀前石缸二衝至熊氏門直流下撈沙巷有
汪姓二宅及中男婦七口並地基衝低三尺盡沒烏
有折出東右水門入湘江計街房衝去者數十家丁
口淹沒者百餘人人皆疑爲有神物遊焉而實無有
也當時滂沱大作如排山倒海而至卽長江大河巨
浪洶沸不能狀之其山潦直瀉千仞急流奔注旣無

溝渠以納之又無隄防以捍之一任其猖獗汎濫於
城市而無如何蓋勢然也其人民之死於水房舍之
漂沒於水者亦其數焉時撈沙巷口柳樹間流一人
援樹呼救一流至右水門其項爲柵柱所夾一衝
落天后宮側陰溝口中水倒碑蓋其口冒而過俱得
不死非數不在水劫與時嘉慶辛酉三月廿六日
又記鄒氏子嘉慶丁卯秋至郡城競傳鄒氏子事其
子在孩提時卽伶牙俐齒家人無大小皆悅之惟絕
不呼其父亦絕不向其父一言三四歲時卽時與家
人言我家有一人負我銀應償我其家人問爲誰卽

又含餉以應自後時時言皆以爲謾語置之至八九歲時此子隨至親友處亦每言之今年九月從其祖母至姨祖母家卽又言之不已其祖母再三問之乃曰負我銀者我父也問負多少曰四千金此子歸卽病病中促家人曰速償我我將去旣而曰我至此八九年家人遇我厚可讓二千餘急償我乃市楮鏤盛以箱於臥榻前親向其子數而付之其子觀貯畢辭家人曰我將去急取酒食食我食訖卽逝余聞之訪於其親果不妄

乾隆己亥秋自通平里痴水館歸省次日還過禹門

寺俯首次且行緣崖數十武上石梯突當道一大蛇
約長二丈頭戴紫冠生黑毛身圍如酒甌尾距足僅
寸許余覩猙獰狀駭而返奔是日大晴行至桶井垵
仰見彩虹五色直落半空俗謂之龍挂見主里中科
名是年余果膺鄉薦

石頭山舊塔乃丈雪老人所建額曰蕉鹿園記幼時
與二三牧兒之塔中有瓷甕一大如酒罈常貯水半
甕不盈不涸後一丐竊持至山下爲衆鬼拉擊棄甕
而去次日甕仍在塔中並無人持入亦異矣

並夢餘筆談

陳懷仁青桐樹考遵郡本蜀地多產桐樹名曰青桐

俗呼家青桐

宋書載開寶五年資州獻梅青桐二木合成

連理桐名繫青要以色耳而稽古家皆不言其枝葉

形狀何若第篇海註云高木故人每以榭檟橡櫟雜

當之而不知判然三木惟以爲榭檟者是也其見於

詩曰樸檟爾雅曰檟樸心郭璞註曰榭檟別名榭檟

生高數尺之時歲當蠶月出山蠶蛾子蠕蠕然散置

樹上聽其眠食食盡人復爲枝枝相換葉葉相移至

三眠後作繭滿樹垂垂遵地舊多其樹原無山蠶先

蓋有於山東之安邱石門諸處見司農孫公廷鈐山

蠶說及王漁洋清溪榭葉始濛濛樹底春蠶葉葉通

之山蠶詞乾隆初年郡守厯城陳公王鑒始自其鄉
攜種來遵親教民以飼養之法其飼也懼鳥啄而銜
咸作棚廠於野伺逐之必設位祀陳公於廠不忘本
也若夫橡亦一木而數名俗呼水青櫚又一種倍堅者呼為紅綱絲山海
經景山之杼爾雅之桺杼詩之苞桺柞枝漢之五柞
說文集韻之樣皆橡也桺與橡俱有斗斗包其實之
半桺仁止痢功同橡栗但橡葉不似桺葉之可飼蠶
梁阜家之所用桺斗不及橡斗之佳作炭則桺勝於
橡作器則橡勝於桺各有其宜耳至於櫟有櫟全包
其子俗呼櫟子與桺橡之斗不同因桺葉之形稍同櫟

而木性之堅韌同冬青冬青名櫟故有稱櫟爲青櫟者後呼櫟爲櫟以音近而轉於櫟子亦稱櫟櫟子均比擬之詞非以櫟卽櫟更非以櫟卽櫟也而櫟之於櫟尤相混淆詩之苞櫟本別於苞櫟也郭註爾雅於櫟杼下云柞樹不兼言櫟也於櫟其實杼下云有杼彙自裏不兼言柞也惟陸璣詩疏緣秦人謂柞櫟爲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爲櫟遂據難據之方言指苞櫟爲柞櫟又指苞櫟爲柞櫟以房杼釋苞櫟句之柞櫟又以阜斗釋苞櫟句之柞櫟此無論於秦人以外不可加柞於櫟亦於徐人以外不可以杼爲櫟也卽以形似不妨

概稱豈有同一柞櫟忽房椽而忽阜斗者乎房椽之
爲櫟阜斗之爲柞櫟子味甘柞子味澀椽不與櫟混
櫟自不與柞淆也乃博雅如羅徽五之講經李雨村
之平谷詩亦復訛以傳訛信救荒本草合械櫟椽櫟
椽栗青桐而一之不察檉櫟榦檉之俗呼家青桐者
爲一木椽樣椽杼柞之俗呼水青桐者爲一木而櫟
之俗呼桴櫟子者又爲一木正字通旣斥陸璣及本
草合椽櫟之爲非顧不自知合柞櫟亦悞則甚矣稽
古之難也

心齋集

尹彛憲號古愚修文舉人官廣西百色同知家遵義

天池之側有文行於天池上建文昌閣撰序云天佑
下民作君作師自吾夫子集羣聖大成立師道之極
則嗚呼至矣弗可及矣世教浸衰詩書執禮難喻韻
蒙嗣文昌帝君乃闡洪範陰騭之說旨不外乎迪吉
逆凶而其言盡人可曉於是愚夫愚婦亦易興起其
好善惡惡之心是非吾夫子之大功臣耶夫百工曲
藝何關大道而觴酒豆肉尙不忘本文昌之德生民
若此祠宇之盛遍海內而吾里闕焉甚非所以寓警
惕也嗚呼梵侶緇流上何益於國家下何裨於人民
而挾其福田利益之說以簞鼓斯世一時之願布施

者肩相摩趾相屬也吾黨於文昌乃僅醵金祀之民
舍其顛倒不已甚乎石橋之東有地數畝甲寅秋與
諸父老謀建祠効力捐資各分其任不數月而成是
亦足驗吾鄉風俗之厚也然語曰敬其人不如服其
教自是歲時拜謁於斯願以陰隲之說父戒兄勉使
男盡端慤而知禮女盡勤淑而聽從斯明德以薦馨
香神之佑之必又出尋常之外也

正安廩生鄭仕儒以孝聞麻哈蔣親魯撰墓誌云余始來司鐸遇於州南之大坎見動謹詞樸心知爲有道之士後考其行誼悉君四歲失恃事繼母楊及郭曲盡孝思楊有疾君年弱冠侍湯藥者衣不解帶數旬疾甚君刲股和藥以進嗟夫人苟以孝自期大抵左右就養規仿前人能適口體矣未必能悅心志也表裏未純至性不篤僅幸告無罪耳夫古之稱孝者

哭竹臥冰之類豈有所仿哉特其至愛性成當父母
無事則先意承志以悅之一值危急存亡之時雖平
日如臨如履之身而置諸淵納諸水苟可以生吾親
皆不暇顧恤矣君所爲何以異是雖其事屬傷生且
干明禁豈不知而蹈之耶蓋其真性所發不容自己
也至其文章亦極純正數困棘闡終不獲售命也嗣
子文璽勤學有聲

正安志

潘紱字來朱大足人崇禎丙子舉人仕詹事府主簿
年五十卒於邊義寓貴州時有欲強之仕者紱笑而
不答作老女吟以見志著有天布齋稿鐸音益中鳴

集四志

向廷賡字修野號畜海康熙丙子舉人性聰慧博極羣書弱冠舉於鄉兩試春闈不第遂絕意進取以教授生徒爲業尤敦實行循循盡道人無間言工吟詠兼善醫常布襪青鞋賣藥市中後官巴縣邛州潼川等處教授大學士鄂爾泰總制滇黔知廷賡賢列入薦贖除湖南巴陵縣知縣未幾以老病歸雍正十一年

詔舉博學鴻詞當道以廷賡名上辭不赴逍遙林下自築生壙并爲文以誌其墓年六十餘卒著有畜海詩文集

倫風史詠易圖貫述等書行世

同上

按廷賡雍正四年任桐梓縣教諭印志載之今猶有道當日從之遊者則於遵義當有教澤可傳惜其事跡無徵四川志且不及敘桐一節故錄此見其生平云

蜀漢庾降都督列傳漢武開西南夷爲郡縣設益州牧以統之至後漢建安十九年劉先主定蜀以南中諸郡土地廣遠州牧在蜀不易控制乃分立庾降都督庾降卽朱提郡本犍爲南部建武後省爲犍爲蜀國裴松之曰庾降訊之蜀人云去蜀二千餘里時未

有寧州號南中立此職以統攝之遂以鄧方爲都督
方字孔山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
定爲犍爲蜀國都尉因易郡名爲朱提太守選爲安
遠將軍遂爲都督住南昌縣南昌縣晉猶有鄧安遠
城陳壽以失其行事不爲立傳楊戲輔臣贊贊鄧孔
山曰安遠強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
禦多殊方保業華陽國志曰鄧方治南昌夷漢敬其
威信其爲人亦可概見矣章武元年卒楊戲傳注作
二年此據華
陽志李恢代之恢字德昂建寧僉元人先任郡督郵太
守董和復貢恢於州未至聞先主攻劉璋知必成乃

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綿竹先主嘉之成都既定
先主領益州牧以爲功曹佐書主簿更遷別駕從事
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
短長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
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有言莫若老臣臣竊
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
矣遂以恢爲庠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往平夷
縣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雋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
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案道向建
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眾少敵倍又

未得亮聲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
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
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
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柯與亮聲勢相
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
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
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
繼軍資於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相以恢州屬吳解恢
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
以張翼爲都督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先主領益州

牧翼爲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
建興九年爲庾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特嚴法不得
殊俗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未破
徵翼以馬忠爲代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卽罪翼曰
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
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
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
因其成基以破矜胄丞相亮聞而善之後追論討胄
功賜爵關內侯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
家姓孤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建興三年丞相亮入

南拜牂柯太守值朱褒亂後撫卹甚有威惠八年召
爲丞相參軍副長史九年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
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劉胄反擾亂諸郡以忠代張翼
庾降都督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
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于吳故都
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
巂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
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
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
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畱忠成都平尙書事禕

還忠乃南歸十二年卒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詎惆
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恩威並立是以蠻
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之立
廟祀水旱必禱焉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
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表字伯達蜀郡成郡人有威儀風觀仕至尙書代馬
忠加安南將軍楊戲華陽國志作副之戲字文然犍
爲武陽人少與表並知名以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
副貳庾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所在清約不
煩蜀志有傳閻宇字文平南郡人表卒後代爲都督

楊戲傳曰張表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庠降後將軍先戲沒霍弋副貳之弋字

紹先南郡枝江人梓潼太守峻子也累遷太子中庶

子援引古儀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為參軍庠降

屯副貳都督

華陽國志弋甚善參毗之體遂代守為監軍安南將軍撫和異俗為之立法施

教輕重允當夷漢安之

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

險不賓數為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

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

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

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城

都不守弋素服哭號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

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
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和不晚也若萬
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耶得後主東遷之
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
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
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
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趾日南九真功封列侯
華陽志曰及晉世因仍其任時交趾不附假弋節遣
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吏令官和解夷人及
適罰之皆依弋故事進號崇賞焉弋卒子在龔領其兵
晉寧州刺史列傳魏既併蜀司馬昭因康降都督之

舊以霍弋任之弋卒子在龔暫領其兵和諸姓旋以

巴西太守吳靜為代二字增華陽字刻脫靜在官數年撫卹失

和軍師鮮于嬰表徵靜還嬰因代之晉書紀太康元年秋七月虜剽

成泥寇西平浩豐殺督將以下三百餘人二年十一月鮮卑寇遼西平州作昧刺史鮮于嬰討破之嬰見

史者惟此武帝泰始七年華陽志作六年八月以益州大分南中

建寧雲南永昌興古四郡為寧州嬰為刺史遂曲赦

四郡殊死以下咸寧五年尚書令衛瓘奏兼併州郡

太康三年罷寧州晉書武帝紀太康三年秋八月罷寧州刺史三年一入奏事

置南夷罷寧州諸郡還益州置南夷校尉持節如西

夷皆舉秀才賢良以天水李毅為校尉持節統兵鎮

南中統五十八部都監行事每夷供貢南夷府入牛金旃馬動以萬計皆豫作忿恚致校尉官屬其供郡縣亦然南人以爲饒自四姓子弟仕進必先經都監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無大侯王如汶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使爲主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爲姓曰遑耶諸姓曰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有爲官所法夷或爲執仇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爲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爲禍變恃此也其俗徵

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
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
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郵又
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
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動
亦如之毅後永昌呂祥爲校尉祥後數人數人無考李毅
廣漢郡人字見剛王濬刺益州以爲主簿別駕舉秀
才濬伐吳爲參軍封關內侯遷雲南太守濬薨武帝
思濬勲問毅所在徙犍爲使持節南夷校尉久之建
寧太守巴西杜俊朱提太守梓潼雍約懦鈍無治政

以賄成俊奪大姓鐵官令毛詵中郎李督

後賢志督作數下同

部曲致誅弟耐罪朱提大姓太中大夫李猛有才幹

弟爲功曹分當察舉而俊約受都尉雷逢賂舉逢子

炤孝廉不禮猛猛等怨之大安元年秋詵督猛逐俊

以叛猛遺之書曰昔魯侯失道季氏出之天之愛民

君師所治知足下追踵古人見賢思齊足下箕帚枉

慙吾郡亦逐約應之作亂眾數萬毅討破之斬詵首

督走依遑耶五禁夷帥于陵承猛箋降曰生長遐荒

不達禮教徒與李雄和光合勢雖不能營師五丈略

地渭濱冀北斷褒斜東據永安退考靈符晉德長久

誠非狂夫所能干輒表草面歸罪有司毅惡其言遂
誘殺之行部永昌從事江陽孫辨上南中形勢七郡
斗絕晉弱夷強加其土人屈寒應復寧州以相鎮慰
冬十一月丙戌詔書復置寧州增統牂牁牂牁朱提合
七郡爲刺史加龍驤將軍進封成都縣侯後賢志作成都侯
二年于陵承詣毅請恕督罪毅許之督至羣下以爲
誅督破亂州土必殺之毅不得已許諾及死督于陵
承及誅猛遑耶怒扇動謀反奉建寧太守巴西馬恢
爲刺史燒郡僞發毅方疾作力出軍初以救恢及聞
其情乃殺恢夷愈強盛破壞郡縣役吏民會毅病甚

軍連不利晉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牂柯半亦爲夷
所困虜夷因攻圍州城毅但併力固孤城病篤不能
戰討時李特李雄作亂益州而所在有事救援莫至
毅上疏陳謝不能式遏寇虐疾與事遇使虜遊魂兵
穀旣單器械窮盡而求救無望坐待殄斃若不垂矜
憂乞請大使及臣尙存加臣重罪若臣已死陳屍爲
戮光熙元年春三月毅薨子釗任洛還赴到牂柯路
塞停住交州文武以毅女秀明達有父才遂奉領州
事秀初適漢嘉太守廣漢王載載將家避地在南故
其推之又以載領南夷龍驤將軍秀獎厲戰討食糧

已盡人但茹草炙鼠爲命秀伺夷怠緩輒出軍掩破

首尾三年釗乃得達丁喪文武復逼釗領州府事毅

故吏毛孟等詣洛求救至欲自刎懷帝乃下交州使

救助之懷帝紀永嘉元年夏五月建寧郡夷攻陷寧州死者三千餘人以釗爲平寇

將軍領南夷護軍遣御史趙濤贈毅少府謚曰威侯

交州刺史吾彥遣子威遠將軍咨以援之朝廷以廣

漢太守王遜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代毅遜字紹伯

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爲吏部令史轉殿中將軍累

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

云是郡中所產也轉魏興廣漢太守按史本傳不言遜爲廣漢守據

華陽國志增

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

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慚包胥

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

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遜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於郡

使之鎮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自永嘉元年授除四

年乃至

本傳云永嘉四年毛孟求刺史遜未到州與孟俱行踰年乃至今從華陽志

遜舉建寧董敏為秀才

本傳作董聯下同

郡久無太守功曹

周悅行郡事輕敏不下其板

本傳云謂聯非才不下板檄

遜至怒

收殺悅悅弟秦臧長周易合夷叟謀以趙濤父混昔

為建寧太守有德惠潛欲殺遜樹濤事覺遜并濤誅

之夷晉莫不惶懼表釗爲朱提太守治南廣禦雄時
荒亂後倉無斗粟衆無一旅官民虛竭繩紀弛廢邈
惡衣菜食招集夷民夷徼厭亂漸亦返善勞來不怠
數年克復以五茶夷昔爲亂首圖討之未有致罪會
夷發夜郎莊王墓邈因此遂討滅之又誅豪右不奉
法度者數十家討剛夷數千落俘馘千計獲馬牛羊
數萬餘威震南方建興初邈以地勢形便上分牂柯
爲平夷郡又分爲夜郎郡分朱提爲南廣郡分建寧
爲平樂郡分雲南爲河陽郡

華陽國志元帝世王邈移朱提治郡南廣又云

蓋州郡後太守李過與前太守董謹建寧蠻量共叛

王邈表改蓋州爲晉寧郡又云晉元帝世太守建寧

孟才以驕暴無恩郡民王清范期遂出之刺史王遜
怒分鬱平為平夷郡夜郎以南為夜郎郡本傳云分
建寧為分永昌為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為晉寧郡事
夜郎郡

皆施行遜又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元帝嘉之累

加散騎常侍平西安南將軍又兼益州刺史假節校

尉刺史如故賜爵褒中縣公南中志云封褒中伯而嚴猛太過

多所誅鋤健為太守朱提雷炤流民陰貢平樂太守

董霸破牂柯平夷南廣北降李雄愍帝紀曰建興四年平夷太守雷炤

皆南廣太守詔炤率郡三千餘家叛降于李雄建寧蠻量與益州太守李邕

梁水太守董懂保興古槃南以叛雄晉書明帝紀曰太寧二年十二

月梁水太守樊亮益州太守李邕以興古槃南亦未久也先是越嶲

叛降于李雄是二人之保黨南亦未久也

太守李釗為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遂復以釗為越

太守李雄遣李驤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

王載共拒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

驤等又破越嚮渡瀘水寇寧州遂使將軍姚崇南中

雲南姚岳使督護爨琛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

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南中志

距驤遠遂指授雖大破驤不獲晉書明帝紀太

寧元年五月李驤等寇寧州刺史王遜遣將姚岳距

戰於堂狼遂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群帥執崇鞭之怒

甚髮上衝冠冠為之裂夜中卒南中志曰太興遜在

州十四年州人推中子堅領州府事詔除堅為南夷

校尉寧州刺史假節謚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

蜀人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爲代徵堅還京病卒奉南

陽人成帝咸和初爲寧州刺史南夷校尉

南中志曰永昌元年

奉爲刺史考晉紀明帝太寧元年王遜遣姚岳距李

驤在永昌後數年又變量李暹降雄在二年則其時

遜尙未薨也志當有誤太寧王遜時變量保盤南遜

盡三年則奉當以咸和初至出軍攻討不能克遜薨後寇掠州下吏民患之奉重

募徼外夷刺殺量而誘降李暹盤南平以功進安西

將軍遷陵伯乃割興古雲南爲西平郡二年正月寧

州起義兵攻李雄將任佃李謙等雄遣其將羅恆費

黑救之奉遣裨將姚岳朱提太守楊術援遣戰於登

臺岳等敗績死之七年秋李壽寇寧州以費黑爲
司馬與邵攀爲前軍由南廣入又別遣任回子調由
越巂冬十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城奉遣
建寧太守霍彪建寧大姓爨孫等助炳時壽已圍城
欲逆拒之黑料城中食少霍彪等雖至齎糧不多
宜令人入城與壽穀猶嫌其少何緣拒之彪等皆
入城城內之壽言多攻之黑謂必待其困不足汲
汲壽雖與黑相持而軍事任黑八年春正月彪炳
等出降壽遂克寧州降雄遷奉於蜀奉在州威刑
緩鈍政治不理至是南中盡爲雄有壽僞領寧州其

初武皇帝甚肅復轉淩掠民秋建寧民毛衍羅屯等殺
僞太守邵攀又牂柯太守謝恕保境獨爲晉壽並破
之恕終不爲壽用恕官至撫夷中郎將寧州刺史冠
軍將軍九年春雄分寧州置交州僞以霍彪爲寧州
爨深爲交州刺史封壽建寧王咸康二年廣州刺史
鄧嶽遣督護王隨擊夜郎新昌太守陶協擊興古並
尅之四年秋十月月丙午分寧州置安州五年春三月
乙丑廣州刺史鄧嶽伐蜀建寧人孟彥執李壽將霍
彪以降七年十二月癸酉罷安州穆帝升平初以毛
穆之督寧州諸軍事揚威將軍寧州刺史穆之子憲

祖發陽陽武人哀帝興寧初以周仲孫督寧州軍事
振武將軍寧州刺史仲孫訪之孫廬江尋陽人訪子
撫字道和咸和後曾以征虜將軍督寧州諸軍事傳
年未詳當在咸和仲孫在州貪暴人不堪命桓溫以

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監益豫梁州之三郡
軍事寧康初楊安寇蜀失守免官太元中爲寧州刺

史者有費統

水經注云太元十四年寧州刺史費安統言督寧郡滇池縣兩神馬史無考

帝初毛穆之子璠爲寧州刺史晉書毛璩傳云璩弟
寧州刺史璠喪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
百人送喪葬江陵會桓元之亂義熙元年安帝反正

以瑤弟蜀郡太守瑗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未至爲
譙縱所害廣韻閭字注云晉有寧州刺史樂安辟閭
彬通志又有辟閭允晉寧州刺史平原人皆未詳何
帝時

並棠陰
文稿

仁懷王氏藏永明王時勅皇帝勅諭榮昌伯王祥自
虜寇不靖重襲之交天險蕩然豈誠雲連飛棧凌夷
不足恃哉蓋亦忠義雄武之臣遠引辭難無或投袂
發憤者耳卿生本蜀材志切國恥慷慨任事曉暢兵
機用能奠定巖疆驅除醜虜遵重克復皆卿之功朕
用着嘉特允督輔臣何騰蛟奏兼採廷議封卿榮昌

世伯以勅代券子孫世世承襲卿其祇承蜀封天險
古稱四塞民氣武健地利饒廣固我中興根本地也
卿其秣馬厲兵席捲全蜀鎮臣楊展以恢復敘功朕
已晉封廣元伯督輔應熊聞在重濟一帶以卿忠奮
秉其方略何堅不摧朕暫蹕桂林旦晚出楚佇望捷
音慰朕西顧欽哉特勅永歷二年正月又皇帝勅諭
榮昌世伯晉封錦江侯王祥烽壘盈郊拊髀思切疆
圉宣力推轂倚隆况今髮我人民我土宇求
其宏濟艱難綏靖王室者惟熊罷不二心之臣不策
勳庸曷昭彝典卿王祥忠貞特著勇略寇時砥柱岷

流撲獻氛之方熾金湯蜀國雄虎豹於當關屢復名城身鏖百戰昔馮異鎮關中而隴右以寧吳漢據成都而春陵遂王揆卿之績何少邈焉今朕躬督六師誓恢函夏三楚之士宇旣復兩粵之義旅翕從則卿蜀西半壁朕實根本之不基卿爲朕之元佐矣茲特封卿爲錦江侯提督蜀秦軍務鎮守川東北等處地方提督漢土官兵鑄頒鐵券給與勅印允盟帶礪用光彝典卿其祇承仍期秣馬滇黔彎弓川楚軍國大事與督撫按臣計議而行副總參遊以下悉聽節制聞外機宜兵將錢糧聽會商徵調地方文武違誤軍

機桀驚竊治者聽卿參處夫界之事權隆之五等豈
云酌卿前功益將期於來效卿益茂厥勲媲美前哲
爾公爾侯朕不卿靳朕實賴卿卿毋負於朕志欽哉
特勅永厯二年二月又寧聖慈肅皇太后諭忠國夫
人熊氏昔宋氏中興韓蘄王世忠宣力疆場功勳特
茂其夫人梁氏入覲內廷所以調護隆祐太后者懇
懇周至曲盡苦心迄今夫婦並稱垂芳史冊此猶親
覲慈顏情孚義浹從未有越在遠藩未邀懿旨而能
遙申忠悃者今爾外贊良人力恢全蜀夫忠婦義名
譽孔昭遠在天涯不忘進奉此在鬚眉男子尙且難

之而况屬在巾幗者乎予嘉爾忱爰特賜爾金簪一
頂金簪二枝金環一副金花二枝以示予眷倚至意
爾其祇承益佐良人一匡大業俟至南都予且期面
爾於慈寧宮矣欽哉特諭永曆三年七月又皇后諭
忠國夫人熊氏昔章仔均出鎮建州其夫人練氏調
護軍中卒獲全城之慶柴紹宣力關西夫人李氏另
陳隊伍人稱娘子之軍此皆內佐其夫以其立功勛
流光青史從未有夫樹績於疆場妻復能輪枕宮壺
如爾者自全川淪陷爾夫力戰盡恢聞爾實慇懃左
右予已不嘉乃勛不意爾遠居天末乃能上念宮闈

既脫簪珥以裕軍復捐貲益而佐膳真天篤棐忱古
今罕並者也特賜爾金花一對金釵一對金環一對
金鐲一對以旌爾忠爾其祇承尙益相爾夫早匡大
業汗青具載無使古人獨擅美於前也敬哉特諭永
曆三年七月又寧聖慈肅皇太后諭忠國夫人熊氏
蠶叢天險之區賴爾夫恢諸已失雄據上游使
不敢狂逞厥功懋矣朝廷以多事之秋報酬未盡乃
爾夫方悉索幣賦以禦戎爾更出其貲囊以爲上方
之供純忠巨績遠過韋臯然此猶人臣事君之義如
是也至歷觀史冊從未有人臣之婦能力輸忠盡者

矧予與爾相隔甚遙恩意未洽爾來兩進朱提曲盡
丹悃言念爾忠益增嘆羨茲遣司禮監秉筆太監趙
進總監諸軍■恢剿爰特順賜爾紵絲二表裏以示
予嘉獎至意爾尙贊佐爾夫同心合力益懋鴻勳國
有彝章必不有靳欽哉特諭永厯四年正月又皇帝
勅諭忠國勳標總兵官都督同知掛永赤將軍印王
璉璫朕纘緒中興再造區夏顧茲秦關天險蜀道蠶
叢端藉勳臣祥統貔虎師武僇力疆場當關禦侮故
能綏定土疆蕩掃羣醜朕甚毘焉爾鎮臣王璉璫勳
臣子也名時將種世篤忠貞勇冠三軍智周萬里殲

逆寇煽虐秦蜀救寧盪蠢爾腥氛聲靈赫濯永壁成
都諸捷威震華夷朕心嘉尚茲特掛爾永赤將軍印
頒以專勅以示鼓勵爾益奮後效佐爾父勲臣大張
撻伐以奏膚功掃川北氛奠關中要地內清三楚
前靖幽燕綏匡中原朕於爾厚望迄今四方好音洊
至底定匪難爾其勗諸毋替朕命尙有懋酌欽哉特
勅永歷三年十二月又皇帝勅諭總督秦蜀楚豫滇
黔等處地方漢土官兵恢剿軍務兼理糧餉便宜行
事掛行軍大將軍印兼招討事太子太師中軍都督
府大都督左柱國忠國公王祥朕纘服中興載光祀

夏非山嶽降神不生英傑非股肱叶契不集大勳漢
光得鄧禹再造赤符唐肅任子儀重收京邑稽之往
牒業著君臣肆予丕正際艱危天祚我明式生忠
勇卿勲臣王祥沉毅有勇堅明能斷陳師鞠旅戡虜
恢疆力復西川折衝萬里朕心孚鑒嘉乃豐功特命
廷臣僉議晉爵忠國公專頒勅印以大酹庸惟卿服
此寵光益宏丕績邇來勢已衰我武惟揚朕已告
廟親征卿其肅清湖北直搗荆襄獻俘斬馘會朕金
陵又當策卿大勳盟於王府分茅錫券永誓河山咫尺
麟雲朕言不可欽哉特勅永歷四年正月又皇帝

勅諭總督秦蜀楚豫滇黔等處地方漢土官兵恢剿
軍務兼理糧餉便宜行事掛行軍大將軍印兼招討
事太子太師中軍都督府大都督左柱國忠國公王
祥楚豫氛未湔亟恃雄師電掃缺下咨卿勳臣祥精
忠天挺大義性成懋績夙著西陲威名久震夷夏剿
寇蕩虜躬擐矢石決戰抗守計悉萬全朕心嘉尚頃
晉卿忠國公爵以展酌庸茲提督勁旅出濟荆襄廓
清腥穢特頒勅印加卿行軍大將軍兼招討之職用
重事權以便節制諸鎮聯合各路軍馬共濟同仇齊
張撻伐卿其益壯忠猷鼓勵將士奮勇恢剿式奏膚

功朕已告廟親征指日親率六師資卿後勁卿務先靖江漢繼定洛陽舊都以規一統朕握手敘功直在旦暮麟閣殊榮佇膺寵錫卿勉旃哉特勅永歷四年正月又皇帝手勅忠國勳臣祥卿功在西陲勳昭宗社朕之藉卿厥惟舊矣茲人心雖已共奮而焔尚未告銷惟卿速統銳師或直達雍豫或順下荆揚卿之威名遠鎮夷夏朕知卿必能早底廓清也一應進剿入衛機宜與總監臣趙進從長擘畫舉行務出萬全朕已懸望卿於金陵策勳飲至矣朕言不再卿其體之欽哉特諭永歷四年二月

按王忠國於遵義最著勲名我

高宗純皇帝憫其於天命人心已去之時尙乃心故主強輯
殘疆齋志以沒

賜謚節愍以爲效忠者勸

堯仁如天浩蕩難名矣今特採載永明王時所給諸勅令談
忠國事者有所考云又按郡城北五里純陽閣有
記云永歷四年庚寅孟夏忠國公掛行軍招討大
將軍印太子太師左柱國王祥夫人熊氏及男榮
昌世伯王璉瓊錦衣衛王璉珽敘南衛百戶王璉
璠永赤將軍王璉璞敘南衛指揮王璉瑞並建是

陳啟相壬辰年上范閣部書客秋曾具啟附謝王兩
君上達嗣後別緣因循至九月廿九日始得陞辭其
時聖蹕江干瀕動震搖已非世界寸寸荆棘日日紆
迴竟不免於苦劫老母殞歿抱恨終天君命草莽戾
干大憲倖豈復有生之願望哉身帶重傷困于六毛
山中數日不死乃爲白山忠興諸人憐而收之詎意
風聲所及捷于飛鳥瞬息而黑波萬尺不復見黍離
矣如韋如王兩者終能閉關自守故吾不失殆真晦

冥日月不若諸夏之亡是可感也其詳具渠等揭中
但渠等心血雖壯而慮始徹終不無尙希所倚倘得
六軍西出則諸人卽爭先效死無辭侄戮民也敢復
關談所事第念諸人忠藎勃發必欲得侄之一言私
于老年伯前侄又安能遜謝乎輿黔接壤逼滋他族
可弗圖與萬祈老年伯畱意垂照不負繭踵犯難之
行則至幸也侄辱受老年伯知遇之深未識有日起
堦前謝謁否臨啟曷任涕咽惓切之至

又與朱敎官書別來倏忽三秋不孝潛處數閱月不
啻五百轉劫終老白山自分何之不圖腥羶一洗之

致有今日也中間聞永安殿下闕路前去心甚羨之
繼聞受陷不孝廢食長號者數日形諸聲詩情不容
已至昨日始知安車過大插慶幸不可言又聞足下
近在咫尺私衷甚願一晤患難不死之身視身世一
切都如幻泡惟知交一節倍加殷勤珍重耳

又與古零官父書百折餘生晦藏丘壑受恩深處如
老盟丈且不能通一音候向子平云當如已死此隱
人正法不得不然世事反覆不圖復見今日老盟臺
與王端老輩苦心苦術運用深微忠義種子惟不孝
能知之此身不致霄墜他日得歸見天子尙可以泣

血相明每念大德難報中夜憮然不孝三僕病奪其二困頓窮愁數月來景況不堪更僕正不必言以重故人慨耳弟勅印之失曩託老盟臺察取風波忽逼遂不敢復問今特申前懇倘得合浦重還俾弟得視爲蘇武一節不致歸死司敗是弟徼兩生之德于台臺者豈尋常哉

又掌臺記湘境有掌臺里中人日爲所弄袖而不肯出卽予曾數年于茲亦識倔强乙卯予復來徵之以句曰四日辛壬癸三生乙卯寅先以武丁申以巨靈一夕劃然雷震腊月轟轟而五輪八寶旋爲舒展異

哉不壁不垂身臂相使乃布髮于其井文之中適可
而止環山如滁壑林浮末臺位軒輕之牧笛橫來竹
肉犁狀屬臺歌三章曰臺以東仰泉出玉龍柳生肘
指尖一點通臺之南戴勝擁花冠赤帝劍深深六月
寒臺之北萬丈螺陵色石遭鞭屏氣如不息予頷之
有泉曰靈珠仰噴田之腹爲九曲以匯于合口有崖
曰燕子不知其所始燕子來燕子來宮殿值新開其
時哉臺晦而倏彰亦可曰靈臺顧不取取肖諸形亦
卽以名昔予有聯云云若預爲是設故仍之施主劉
氏諱某某妻某氏聞給孤之風一旦上其土田林樹

以爲梵刹詣予甫請予遽曰五木之祥其兆昌昌地
出一手人荷一肩契理契機日昌月盛平水眼目海
眾雲會請法者其示諸斯乎

按啟相於明亡後落髮以前事跡不詳就平水集
錄出三書令略見梗概

遵義府志卷四十八

舊志敘錄

溯明以前言遵義一郡者無專書宋鄭漁仲通志藝文略有梓州路圖經六十九卷夔州路圖經五十二卷宋史藝文志有南平軍圖經一卷郡于宋在夔梓南平屬中爲編載所必及論地圖于茲爲古然著錄時僅存書目撰人時代俱不及知則其亡久矣考顧氏方輿紀要遵義府下有引舊志數條如言夷牢水帶水皆非孫志所有其止稱志者孫皆有之例以孫志通不稽古可見所引別有一遵義舊志然則不得

謂楊氏未滅之前郡中概無著述也惜亦亡矣至孫志形勝中標有正安志桐梓志綏陽志仁懷志以綏陽知縣詹淑著有輿圖志推之知各縣令創始之時俱有紀載是卽孫志所引者其書非成在平播之前由平播後改土畫疆犁然漢法重紀郡事者論之當以盧守曾志爲首然其稿舊不新不載世亦無傳則孫太守府志其最舊也後來志雖曰增繁究其詳而核簡而匍不及孫志遠甚然年得陳志不無可考較之陳志今一百六十年其間絕無寸冊記錄者其爲善又何如也故並錄其序

文詳其存本爲一卷使纂修之年月姓氏不以久而
不見其各州縣志亦隸入焉要以諗後之洽聞殫見
者無土苴淵源云爾

孫敏政纂遵義軍民府志序

嘗考蜀省通志郡在前代倏郡縣倏土司更置不一
然率介在夷漢間及一變設流則夷浸于漢矣迄今
十載日更月化則又純然漢矣前代之志或有或無
皆不可考惟是今日之郡教化禮樂衣冠文物比于
內郡惡得無志且郡雖一隅乎邊土乎而山川形勝
物產田賦與人物科目無不備具亦有足述者又烏

可不一志之夫志識也識俗尙可以備觀宋識賦役
可以考登耗識媿惡可以存勸戒識靈毓可以興人
文識邊防可以修戒備識方物生產可以辨土壤凡
郡所有何一不當識之志也况吏茲土者巡方問俗
搏捥摩厲自有其事倘如矇瞽登途貿然莫之何以
均調其適損益其宜以善于方俗而和于眾庶故志
不可一日無也制府王公當善後始事命涪陵廬守
曾創一志彼當草昧經營之初足跡未遍聞見未廣
舊者未能悉新者未及載也及余先後此地七載于
茲每畱息斯典因博訪故老耆舊搜采省志輿圖雖

不知其詳頗得其概顧余執掌簿書弗暇專力因聘
渝庠紆生德裕董斯事蓋此生博雅富麗善古文辭
嘗與其里鄒給諫公纂修渝志余司戎渝郡時甚器
重之又渝播比壤二郡典故嘗相關涉此生修渝志
時卽兼識播事甚悉庚戌冬曾以播志付之已卽經
理及辛亥至播余復訂之曰夫修志難矣而創修于
文獻不足之時尤難倘考核不真則失之誣紀載不
悉則失之遺又或不采之輿見公論而妄以私意牽
合附會則失之誕皆非志之善物也子其鄭重之生
唯唯于是閉閣謝事殫精竭力余亦時至取閱莫不

賞心或間出覩聞稍爲更定經歷年餘而此志告成
殺青旣竟予得而卒業焉則見其事核其義精其鋪
敘井然有條其議論卓然有識其體裁一準之渝志
而弗參以已見其事蹟博采之省志郡邑志而弗偏
有所執視盧所纂蓋加詳焉可謂不誣不遺不誕志
稱成矣彰往詔來于是乎在信今傳後于是乎存不
出戶而一郡掌故可覩于目前不下堂而隨時安攘
可畫于掌上斯可謂一方之寶錄也已
在昔常道將志華陽張唐英編蜀檇杙與夫唐宋而下代各有編
至今炳耀三川明徵百代然彼爲太牢庶饒而此亦

山芹野藪雖味不相如而禮神者率並用不廢遵義
載在全蜀此志亦竊備考據後之君子得無芹藪此
志也哉志爲卷二十有二爲目五十有四其創修之
概如此若弁諸首簡以爲此志重尙有俟于鴻裁鉅
筆者萬厯四十年三月知遵義府事楚下雉孫敏政
撰

又李芳序

遵義府志太守孫公所創修者遵義古播州地厯考
唐宋以來迄于今類多古司居之邇來改土爲流經
制未定孫公自丁未歲來守是邦蒞政五年拮据萬

狀勸學興禮息盜安民務舉廢修化行俗美卽古稱
良牧號善國不多讓焉猶思治成易敗法久漸弛非
志無以永其傳也慨然以志爲已任禮延作者以意
授之今初夏方卒業揭諸例要問言于余余曰作志
難作遵義府志尤難何也志他郡者有儒紳父老以
備顧問有故家遺俗以備采擇有斷簡殘篇以備參
考修而成之斯稱實錄今遵義新疆諸凡草創所以
爲難也余觀斯志自圖考以及藝文凡貳十二卷上
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人事巨細顯微罔不具載則
公之究心于地方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後之任斯

土者辨分野以察祲祥觀形勝以嚴保障若何而養
育人材若何而轉移風俗以至金木水火土穀咸修
正德利用厚生咸理皆爲政之上務一開卷如視諸
掌其利賴于斯志者豈淺鮮哉公今雖遷其官去遺
澤不與之俱往也余奉天子命整飭新疆藉以宴然
無事誠爲厚幸返復詳觀四至疆界則竊抱杞人之
憂焉遵義東連婺川南接湄潭西隣水西均屬黔省
統轄而土夷苗夷伺隙竊發稽諸案牘尙多未結猶
云異類無足深怪且有縣邑不約束其民取比隣而
魚肉之越三度關界一切山澤竹木之利攘爲已有

奉檄會查按劍相視卽此一端餘大都類是調停甚難然尙隔省耳上下異心是非易淆猶可言也遵義以北壤接瀘基諸處彼之民流寓于新疆者殆强半焉捏籍網詞騷動土著比比皆然甚至踰境設關張旗苛稅斷荒陬之咽喉視隣封爲秦越在本省且不免焉東西南北四面受敵區區新疆曷能堪此將來不知作何狀作史者于疆界處旣大書之又分書之其意可繹思矣人有爲遵義慮者曰叛逆雖平反側尙多大將軍移駐建南夜郎不無單弱楊吳洪足爲殷鑒則遵義非無事之國也余亦深以爲然詎知

此外尚有隱憂所伏不于其躬于其隣者乎語云蔡人吾人何彼何此是在司土盡捐成心同偕大道以無負孫公作志之意焉斯可矣孫公諱敏政字以道號澹巖湖廣興國州人萬厯壬子仲夏四川左布政使官遵義道事渤海李芳謹序

又魏說序

志猶史也古之文人馳毫驟墨易奕詞壇獨于志遼巡不敢置喙而況乎創始尤難之難者乎史漢之前有左國晉唐之前有史漢非然者野錄家乘巷記里載亦未嘗乏于時譬之操觚而遊五都卽不必盡奇

珍異采固業已惟我掇拾矣乃遵義新疆千百年雲
霧纔開于一旦龍巖貫珠之間有跡可紀乎懷白威
遠之外有古足吊乎端燦二人之外有名實足灑然
者乎而郡守孫君以道其靡廢弗舉靡墜弗興之餘
白日垂簾清風在聽乃一無所憑托而爲此百年不
刊之事是古文人之所逡巡不敢當者以道一日饒
爲之氣可知也舊史無聞野錄無載而井然眉宇之
列燦然日星之觀才與識可知也志成以示不佞不
佞拜手曰傳往開來其在茲乎疊疊者其未有已乎
遂書數言于首志始事也萬歷四十年四月四川提

督學政右參議楚人魏說書

又舒德裕序

志以紀事郡國有紀卽古列史遺也遵義之區亦古
侯王國哉然昔夷矣嘗羈縻于漢漢矣未脫迷于夷
卽陳母諸賢重以漢官威儀臨之亦安所創志志始
今日漢亦始今日旣漢必不容不志惟志乃以成漢
也郡之削夷名漢自萬厯庚子始年近紀矣上焉未
釀移風易俗之化閭閻未融迷惑染惡之習倘亦天
時人事氣運化有待而然乎丁未冬下
雒孫太宗師承上命守是邦取周官型典次第布之

若謹和中旌別之手持其柄以是悍者友順良
益薰德近悅遠來人紀備矣一切養賢治民安綏神
祇無不令其有依歸無恫怨之綱之紀百度維新因
命纂修志略以俟異日就正于館閣鴻手裕伏而嘆
曰志豈易言哉毋論代斲懼傷難語著作之林卽董
政置志非實有之烏能繪之說乎矧郡新也徒侈其
辭則誕未撫其實則荒荒耶誕耶猶僭以亂其何敢
爰自庚戌冬拜命來檢搜故實暨辛亥冬季直走牂
柯得覽高山大澤之奇爽氣生腋入郡則監司師帥
諸百執事星列碁布而閭里熙偉所謂蔡人始樂更

生又何幸化國也於是紀其源條其派因其俗錄其事跡其形勝山川故典而鱗次焉緩急先後象天宜人釐爲卷二十有二列目五十有四靡以傳奇聊志實也蓋自壬子春三月始竣事焉嗚呼夏商之禮資于文獻春秋之例動舉必書斯志也所以備文獻謹動舉者也固允存乎人耳語曰有治人無治法後之君子按籍而理周覽山川疆域之盛則思申畫撫固之宜博綜田賦民物之則審經綸區處之策參酌沿革損益之制則操順治威嚴之防觀風問俗弔古懷賢不啻尚書之謂舊典時式休前寧人斯無負創

志哉不然者漢惟今日嘉陵太史言之也

黃立言再刻遼寧府志序

立言于紀事之書少讀唐應德先生左編喜其刪次有法已見李宏甫藏書特從是中抽出其位置將相稍換字面耳非有加于應德也及登仕版丹鉛頓廢初理嚴多副車之役再入蜀半在兵間然所至何敢後圖籍今郡縣志卽他日史料也獨苦此道無名手率多蕪穢况牂柯前此荒服後此兵燹畱什一于千百尤希闕事檢舊志差不甚遠于雅馴山川之阨塞田賦之登耗戎兵之克詰文德之教寧于是乎在雖

規締不同亦前事之無忘也爲再刻郡齋以存其大
都茲滄桑又一改矣乘障宣力多有可書者非道將
未免見誚願徐俟之崇禎辛未秋八月知遵義府事
豫章黃立言題

按此志知府孫敏政聘重慶諸生舒德裕所撰創
始萬曆三十九年辛亥成于次年壬子書凡二十
二卷五十四目時上距平播僅十二年新疆設施
規制賴以考見據黃公重刻序知必有初刻矣明
後兵燹兩刻蕩然今民間僅存有前十卷寫本且
多所訛脫巢經巢藏首四卷本用厚紙寫前三卷

聯縫鈐遵義軍民府印間頁鈐遵義軍民府糧捕
廳印第四卷不完校之十卷本少訛脫此爲最舊
官本無疑據陳心齋隨筆言所見僅二十二卷中
之不滿三卷者心齋與趙蘆洲太守商纂郡志在
嘉慶乙亥丙子間見孫公志卽在此時若所見全
書僅不滿三卷則存者尙有十九卷到今止二十
餘年何以十卷本外皆絕無踪跡可見心齋所見
卽是今巢經巢本其本卷皆接寫卷之四者僅存
兩葉心齋誤以爲第三卷未完不知實是二十二
卷中之不滿四卷者不然或係隨筆稿誤四字爲

三字也據陳志序稱此書遺籍無存卽獲斷簡半屬零落是康熙初年已無全本猶幸十卷僅存郡中大政令如賦役差徭等尙能首尾備晰可寶也陳瑄修遵義軍民府志序

今上右文重道經史編緝厥有成書復

詔天下廣修志乘以昭一統之烈維西蜀界在天末藩憲劉公仰體

睿思下纂修之令于各郡毅然以興起廢墜爲已任其爲世道人心計至深且遠府憲李公奉傳檄委屬徧告州縣且諭之曰守土之官知賦役而後可養民知學校

而後可造士知祀典而後可事神知風俗而後可順人情知山川而後可孳物產推廣厥端各有所本學問經濟胥于修志乎見之會公以

覲典赴省瑄承乏遵義附郡城爲諸邑首庸敢怠厥事顧纂輯他郡之志易纂輯遵郡之志難何也曰以割以散以變故播世爲西南夷唐宋來楊氏踞其地明萬厯始入版圖星野形勝諸大端彼固莫知所紀典禮文物之風蔑如也旣隸職方宜登簡策是謂創或曰平郡後有孫公敏政爲郡覽山川人物土產風俗之宜彙成一編宜可觀乃羽檄烽烟間或未息問其遺

籍無復存者卽獲斷簡于灰燼之餘半屬零落省志
所載落落晨星而已是謂散且播自建治于今將百
年其間政事之沿革官舍之更置與夫賦役多寡選
舉升降之數前後弗侔僅裒集散帙以爲規模具是
毋乃或戾于時是謂變夫爲創爲散爲變皆足窮我
以所難今欲創者使之全散者使之聚變者使之經
畫于有常豈不視乎文獻哉瑄遂與參軍鄧公希侃
廣文陶公淑李襄集本郡名儒程君崇劉君沛曾君
光祖唐君廉羅君士柏楊君希震萬君人英王君夢
麟牟君從周陳君我聖周君之閱研精殫思焚膏繼

畧于其創則區以名類統以條貫補昔之所亡詳今之所有將不病其弗全也于其散則羅榛莽訂魯魚比物而得其情連類以成其美將不病其弗聚也于其變則究其源流參以事勢尋墜緒益新猷命如指掌如列眉將不病其弗常也再閱月而書成爰上之府憲李公從而斟酌之再上之藩憲劉公從而鑒定之然後責梓人裝潢成集拜獻于

朝廷夫蜀爲天下偏隅播于全蜀又爲末郡乃其書亦得附各省以上達播志旣備則

一代一統之烈益彰他日者

天子坐明堂覽圖籍命太史采風而觀之雖夜郎去

京師萬里不啻登之几席之上知養民也蓋減其賦役
造士也蓋崇其學校事神也蓋豐其祀典順人情也
蓋厚其風俗學物產也蓋辨其山川懷柔休息德洋
而恩溥將見風雨調四時和黎庶嬉遊百昌咸若愈
信今日藩憲劉公重慮夫世道人心府憲李公汲汲
于學問經濟其造福于西南半壁非淺鮮也瑄也屬
在下吏且樂得宣德意而賡太平之盛治矣康熙乙
丑遵義縣知縣陳瑄撰

按此志遵義知縣陳瑄集府中考廉程崇等十一

人成之者書凡三十二卷三十二目體例倣孫志
之舊而稍變之仍卽舊文銓配各類孫志後事略
有增緝中間亦時出已論然再閱月卽成書雖與
事者十數人其爲草草塞責可知矣故自萬厯壬
子至康熙乙丑七十餘年中以遵義界黔蜀之要
兵戈盜賊紛紛擾擾爲事不知凡幾其間忠臣義
婦深林隱遁之士又不知凡幾而俱不遑及如王
忠烈死土酋之難事亦轟烈矣今日非得舊臧宛
難錄其首尾直不能言他事之不能言者不能不
爲此書憾矣在當日

國初以來事皆纂修諸子身經目睹其稍遠者父老必
多能道之若條次明白亦誠易易而顧若是簡略
非志在速成之病哉此志故無刻本今搜得民間
所藏寫本四冊其第三冊裝紙存上鈐仁懷縣儒
學記一印知是初成書時寫存官本也陳心齋家
藏一本乃是節鈔似卽從此本錄去故其誤字亦
同

各州縣舊志

趙宜霖纂正安州志序

國朝有一統全志藉以考山川辨疆域稽人才核兵食

察風俗一字一句動關國計民生非苟焉而已下此則各省各郡邑皆有志省志從簡郡邑志從詳應簡而詳有紕繆之患應詳而簡有掛漏之虞此體制之分也余于嘉慶丙寅揀發來黔已巳秋題牧正安茲地雖介邊陲自我

朝定鼎以來百七十年民安耕鑿士樂詩書亦旣彬彬質有其文矣惟邑中志乘厯來未有執簡成書者豈其每懷靡及耶余忝司民牧凡職守所在有可以自靖其心者不敢以邊徼外視每念職方之典缺而不修將貽後賢之誚惄然憂之嗣因委辦滇銅役役風

塵有志未逮偶于且蘭鄭竹香太守署中邂逅錢塘
陶子兩峯交成傾蓋延至珍州思商確前志適值吾
宗蘆洲郡伯重來守播公餘之暇纂修府志採訪所
及不遺遐荒誠盛舉也余旋任未幾又將量移安隆
因亟與兩峯撫拾前州牧袁君舊記與州從事朱君
雅堂以及游君靜軒張君恕堂曹君玉采釐而增之
爲是州補厯來未有缺典舉凡星野方輿兵防賦役
名宦鄉賢咸從省志及州卷搜羅採輯甫得成書但
余不敏未深學殖雖旁求博訪而疑似半參不敢自
信質之沈觀察戢山夫子參互考訂乃使夜郎舊壤

文獻可徵庶幾對揚

聖天子休明之治方擬付刊剞蒙憲卓異入都引

見旋遷平越直牧以致未果閱載餘公暇爰編之成卷是爲

序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孟夏南豐趙宜霖撰

按此志凡四卷知州趙宜霖屬杭州諸生陶有容所爲者以前知州袁治舊記爲本摘錄通志採摭卷及目前事實增成之有刻本

邱仲胆修桐梓縣志序

桐舊隸蜀蜀名區也今

上御極之五年丁未余奉

命候用於茲嘗俯仰憑眺其間於山見峩眉之高于水見錦
江之秀于賦睹司馬凌雲之奇于文諛長公家學之
富仰止殷矣是歲冬川憲委署桐邑風土人物卓有
可稱與茂陵眉山爭勝爰索邑志披閱僅得前令賈
公續郡守孫公之舊而載其略大概地多雄峯峻嶺
爲夜郎王舊域人文固可見矣且志無刊本祇手錄
一冊而傳寫失真不無魯魚亥豕之謬余不揣愚陋
爰據改訂尙未之竟乃殫于勸首查丈之責披荆棘
冒霜露日奔馳于窮鄉僻壤中清其界而均其畝已
酉春遵郡歸黔復奉憲命再俟清釐矢公矢慎俾民

不爭是役也既越阡而度陌亦覽勝而採風東上魁巖則望賜谷之日出南躋樓關則信馬首之雲生西過夜郎弔青蓮之遺跡尚有存焉者乎北渡濛橋訪吳霸唐蒙之勳烈至今未泯徘徊者久之竊意登高作賦學士之才也化民訓俗有司之任也每與父老子弟相慰誨曰惟茲土田雖瘠而山水秀甚

興朝以來沐浴

聖化士爭濯磨人恥不學如某之標節孝某之拔科名其所由來也遠矣尙其敦德行而修文藝以益增斯世之光眾曰唯唯歲辛亥恭逢

上命纂修縣志大憲分命郡縣詳訂邑乘以供採擇余自愧
寡聞鮮見不足以參著述之末爰將夙所訂證備錄
以呈復廣搜博稽增補成編以俟班馬良史修飾潤
色焉已耳雍正九年辛亥八月知桐梓縣事嵩陽邱
仲坦謹撰

按此志知縣邱仲坦所纂今搜得寫本一冊無卷
數據自序乃改訂賈國樞舊志爲之者賈志集經
集藏寫本一冊分上下兩卷無序惟開卷首行桐
梓縣志下小注上卷止于雍正七年下卷止于康
熙二十四年第二行題曲沃賈國樞評第三行題

康熙甲子舉人任靈山縣李晉選考國樞以康熙二十年辛酉來任桐梓李晉補志說云余甫登賢書卽膺修志悔多簡略是賈志之成在康熙二十三四年間經集本下卷是其元本上卷續入雍正七年以前事者未知出自何人也

陳世盛修綏陽縣志序

天下之廣東西南朔風土不齊古太史採風以獻王廷誠巨典也今

聖天子當陽聲教四訖德威廣播遐陬異域莫不梯山航海望風景從卽時省方問俗亦難遍歷周知此一統志

之修所不容已也稽古職方所載九州大勢略備間覽而十五國風採民間之歌謠占人心之邪正見政治之得失正變貞淫懲勸法戒臚列方冊瞭如指掌又卽州縣志之所起義也綏邑爲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永山仙嶺周環保障雅水清泉旋繞堤封南連遵湄羊腸萬疊北界桐正鳥道千迴況文才武略不無著績之人花香草瑞胥爲載筆之物一經搜集千載流芳志不可以修乎且志之所載取其扼要方輿不志星野疆域山水形勢莫知界限建置不志城郭廟壇縣治學宮莫詳創作典祀不志犧牲不

陳彙盛不備無以卻旱沴之災官職不志善政不存
治道易沒無以觸甘棠之思推而食貨有志選舉有
志人物藝文有志班班可考詎不要哉溯前明詹公
淑當設縣之始撰有輿圖志惜遭兵燹遺集散失迨
甲寅前令唐椿僅得鄭松齡殘稿欲修而未全某自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到黔卽蒙委署綏篆旋奉各憲
檄飭查議志書不修文獻無徵故到任之日卽覓縣
志書吏茫然無以應旋集通邑紳士採輯前令殘稿
設立公局囑以各盡所長共勦厥事務期詳搜博採
稽實核真刪繁補缺彙輯成帙使事事有切政治有

詒風化庶可與職方風詩省志郡乘並垂奕禩云乾隆二十四年己卯攝綏陽縣事澄海陳世盛謹識
按此志凡八卷知縣陳世盛屬邑貢生傳維澍諸生田見龍所纂以鄭松齡舊稿爲本採目見增益成書時通志已行毫不摘載知所據僅一松齡舊稿而已

仁懷縣志稿

今得志稿六冊無卷數每目發端喜作迂膚之論顛預冗長多無歸宿紀載悉汎摘通志于邑之當徵者十未能道其一亦無撰人姓名惟考論數篇

通志卷之四十八
各題下有禹坡二字蓋當嘉慶乙亥丙子間趙蘆洲太守有纂緝之志令仁懷者先次此稿思附之禹坡或卽其人或是其客耳